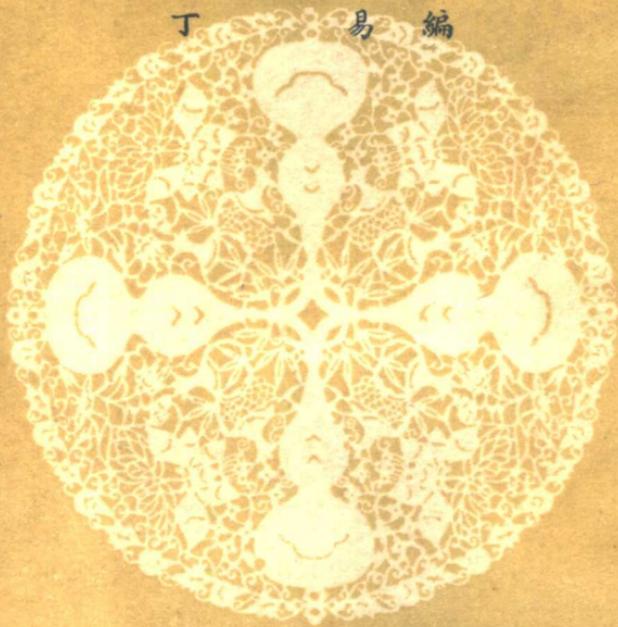


大眾文藝論集

(增訂本)

丁 易 編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部印行

大衆文藝論集

(增訂本)

丁易編

前記

「五四」以來，在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上，曾經發生過很多次文藝問題的討論和爭辯，有關這類的文獻，差不多都有人給搜集編印了出來，如新文學大系裏面的「建設理論集」，「文藝論爭集」，張若英編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資料」，李何林編的「中國文藝論戰」，蘇汝編的「文藝自由論辯集」（按蘇汝即杜衡，在抗戰期間做了漢奸，其人實不足道，但這部書裏面還保存了當時的大部份文獻。），文逸編的「語文論戰的現階段」，新潮出版社編的「國防文學論戰」，林淙編的「現階段的文學論戰」，洛蝕文編的「抗戰文藝論集」，胡風編的「民族形式討論集」等，這種彙集資料，保存文獻的工作，對於研究中國新文學史的人是有很大的用處和方便的。

去年冬天和鍾敬文兄偶然談起這項工作，就談到中國新文學史上有一次很重要的討論到現在還沒有給搜集編印出來，那就是一九三〇——三二年的關於大眾文藝

的討論。敬文兄勸我編輯一下，並且給我提供了一些材料。恰好我那時正在北京師範大學擔任「中國新文學史」這門課程，手頭也有一些這方面的文獻，於是就留心搜集，着手編校，便成功了現在的這本書。

一九三〇——三二年的大眾文藝的討論，在中國新文學史上是一個很重要的文藝運動，它繼承了「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大衆化的要求，和一九二七年「革命文學運動」時期工農文學方向的初步提出，在這個基礎之上，使大眾文藝理論和實踐向前大大發展了一步。同時在這一運動中，也提出了或者接觸了大眾文藝的一些基本問題，如大眾文藝的任務、內容和形式的問題，知識份子向工農大眾學習的問題，思想改造的問題，大眾文藝的藝術價值的問題，普及與提高的問題等等，這些問題有的在這次討論中解決了，有的沒有很好的解決或完全沒有解決，但問題總算是提出了，這是中國新文學史上工農兵方向逐漸形成的一個重要階段，對於後來的文藝運動是有很大影響的。

在這次討論中沒有很好的解決或完全沒有解決的一些問題，後來在毛主席「在

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都全部澈底解決了，複習了中國新文學這段歷史，也就更進一步地體會到毛主席在文藝思想和理論上的偉大的天才和光輝的卓見。因此，這部書的出版，對於今天研究新文學史或是大眾文藝的朋友們，該多少有些幫助的。

這部討論集的文章都是一九三〇——三二年的作品，那時有些作者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問題還不大透澈明瞭，因此有些文章談到這一方面就有些不妥當甚至錯誤的見解。不過這種不妥和錯誤今天看來已十分明顯，所以在原文中也就不再加按語指出，只附記於此，希望讀者注意。

文章的編排，略按發表年月的先後，因為這樣可以看出討論發展的線索。前面附了一篇「一九三〇——三二年關於大眾文藝的討論」，這是拙著新文學史稿中的一節，以代序言，藉供讀者參考，當然，更希望讀者指正。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丁易記於北京。

大眾文藝論叢（一九三〇年——三二年）目錄

前記

一九三〇——三二年關於大眾文藝的討論（代序）	丁易（一）
文藝的大眾化	魯迅（一）
所謂大眾化的問題	沈端先（三）
新興大眾文藝的認識	郭沫若（四）
大眾化的問題	乃超（四）
關於文學大眾化的問題	鄭伯奇（四）
文藝大眾化問題座談會	蔣光慈等（五）
大眾文藝與文藝大眾化	錢杏邨（六）
普羅文藝大眾化的問題	華漢（七）
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	瞿秋白（六）
大眾文藝的問題	瞿秋白（三六）
大眾文藝的問題（初稿片斷）	瞿秋白（四一）
我們是誰？	瞿秋白（一四）
歐化文藝和大眾化	瞿秋白（一五）

問題中的大衆文藝……………止敬（二六〇）

再論大衆文藝答止敬……………瞿秋白（一七六）

關於文學大衆化……………周起應（二〇六）

文學的大衆化與大衆文學……………何大白（二二二）

文藝大衆化與大衆文藝……………寒生（三三五）

戲劇大衆化和大衆化戲劇……………田漢（三五四）

文學大衆化問題徵文

陳望道（二六〇） 魏金枝（二六一） 潘梓年（二六五）

華蒂（二六六） 張天翼（二七一） 葉沉（二七七）

西諦（二七八） 沈起予（二七九）

連環圖畫辯護……………魯迅（二八五）

一九三〇——三二年關於大衆文藝的討論（代序）

丁 易

列寧曾經說過：「重要的並不是我們對於藝術的意見。同樣地，重要的也並不是將藝術只給那以千百萬計數的全人口中的幾百個人甚至或者是幾千人。藝術是屬於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應該是出自廣大勞動羣衆的最底層。它應該是爲這些羣衆所了解和爲他們所摯愛的。它應該將這些羣衆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聯合起來，並把他們提高起來。它應該喚醒他們中間的藝術家 and 發展他們。當工人和農民羣衆正需要黑麵包的時候，我們是否應該只拿甜美的餅乾來給很小的少數人呢？當然，我這樣說，並不僅是字面上的意義，同樣地也是形象地說法——我們必須時時刻刻地把工人和農民放在我們的眼前。爲了他們的緣故，我們必須學會管理和打算事

情。這同樣地，也可以應用到藝術和文化的部門中去。」（蔡特金：「列寧回憶錄」）這一段話把文學應該使大衆理解，大衆愛好的道理，應該是屬於大衆，應該爲大衆服務的道理，都指示的再透關也沒有了。

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後，便遵循了列寧這一光輝的原則，正式提出了文藝大衆化的問題。

不過，這裏必須說明一下，文藝大衆化雖然是「左聯」成立後才被正式地明確地提出來，但這並不是說在「左聯」以前便沒有提到過。

遠在「五四」時期，新文藝運動一開始，在本質上就是反映大衆的要求的。那時一些共產主義知識份子就會進行着民衆的文化啓蒙運動，他們在學校裏附設平民夜校，暑期中到農村作時事演講，以及在農村辦時事夜校之類。不過，這時期，在新文藝上却沒有正式提出大衆化的要求。文藝作家只是響應和參加了這個通俗的文化啓蒙運動，但並沒有意識到新文藝運動也應該走向這個根本的方向。

到一九二七年，成仿吾在「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文中，就初步地提出了

「工農大眾的用語」的問題，他這樣說：

「我們遠落在時代的後面，我們在以一個將被奧伏赫變的階級爲主體，以牠的意德沃羅基爲內容，創制一種非驢非馬的『中間的』語體，發揮小資產階級的惡劣根性……我們而努力獲得階級意識，我們要使我們的媒質接近工農大眾的用語，我們要以工農大眾爲我們的對象。」

一九二八年克興在「評茅盾君的『從牯嶺到東京』」中也提到這一問題，而且進一步接觸到「大眾化」的內容了，他說：

「據我看，以後革命文藝是應該推廣到工農羣去，那麼，文句應該通俗化，應該反映工農的意識。」

但問題提出的內容也就僅止于此，不但沒有指出「大眾化」的明確方向，甚至連一個初步的方案也沒有，只不過極朦朧極輪廓地接觸了一下。因此，一般人不能從這言論中得到明確的概念，當然更談不到實際效果。不過文藝應該「大眾化」的原則在那時是已經初步肯定了的。

到了「左聯」成立，文藝大衆化問題便被正式地重視起來，而且列爲「左聯」的中心工作。如在「左聯」成立大會上便通過了成立「文藝大衆化研究會」，潘漢年在「左翼作家聯盟的意義及其任務」一文中也強調指出「發展大衆化的理論與實際」的必要，並着重提出「作品大衆化應該成爲目前運動的中心口號」。

爲什麼那時要把文藝大衆化當作中心口號提出，當作中心工作去做呢？這點潘漢年也有一段說明：

「目前中國工農鬥爭的勃發，正需要我們創制合於他們文化水準的作品，就是說，經過文學藝術的煽動與教育，加緊的鼓勵他的鬥爭的勇氣和情緒，當然，同時我們並不取消爭取與鼓勵知識份子的小資產階級的工作。但是在目前工農大衆鬥爭長足發展的時候，用合於他們文化水準的文學藝術者鼓勵與煽動，是迫切主要的工作。假如我們的文學家，編撰一支民謠村歌曲的形式（文字淺顯明白，音調和諧順口）似的鼓勵鬥爭或暴露壓迫階級的作品，其藝術價值絕對不在皮面洋裝道林紙精印，專供大學生們所閱讀的作品之下。」（同

上)

而馮乃超更具體地指出了爲的是要「深入羣衆」，他說：

「文學戰線如果是解放鬥爭的一部份，那末，文學的大衆化的問題，就是怎樣使我們的文學深入羣衆的問題。」（大衆化問題，「大衆文苑」二卷

三期）

但是就當時左翼文學作品本身來說，却是不能執行這一任務的。因爲這些作品幾乎全部是大衆所不能接受的東西，因此文藝大衆化的要求就更爲迫切。這點，鄭伯奇曾有一段說明：

「生產大衆在任何國家都是在文化圈外的。初期普羅文學的創造者，因而大多數是些知識份子。這些知識份子又都對於資產階級文化是不平不滿的。所以，他們所創造的普羅文學誠然不免有許多是大衆所不能接受的東西。並且知識份子的社會環境往往使他們的作品不能和大衆接近的，在這樣狀態之下，文學大衆化的問題就發生了。」（關於文學大衆化的問題，同上）

這一些都是原則問題，對這一原則，「左聯」方面的人是一致贊成的。一九三〇年三四月間出刊的「大眾文藝」第二卷第三四兩期發表了關於大眾文藝的論文和意見都很多，執筆的有魯迅、郭沫若、沈端先、馮乃超、鄭伯奇等，對這一原則都是沒有什麼異議的。

文藝應該大眾化，這一原則問題解決了，底下便是如何才能夠「大眾化」的問題，關於這一點，大家的意見大致都是着重在舊形式的利用上，如洪靈菲說：

「一方面利用舊的，大眾所理解的形式，以後不斷的進行發展新的，寫進步的意識和鬥爭的生活，不爲享樂而著作，要鼓動並組織羣衆。」（錢杏邨「大眾

文藝與文藝大眾化引 錢杏邨是同意這意見的，不過加以補充修正爲：

「一方面利用舊的，大眾所理解的形式，一方面不斷的發展代替它的新的形式。在新舊的各樣形式之中，去描寫鬥爭的生活，發揚大眾的階級意識，喚醒他們起來革命。要利用一切他們所能理解的形式，去完成宣傳，鼓動，以及組織羣衆的任務」（大眾文藝與文藝大眾化）

這些意見是不免抽象空洞一點的，因此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當時說得具體實際一些的，還是魯迅。他在「大眾文藝」第二卷第三期發表的「文藝的大眾化」，雖然是篇很短的文章，但對文藝大眾化各方面的問題差不多都初步地接觸到了。他首先肯定了文藝是應該大眾化的，底下便說明大眾化的一些步驟、條件和辦法：

「讀者也應該有相當的程度。首先是識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體的知識，而思想和情感，也須大抵達到相當的水平線。否則，和文藝即不能發生關係。若文藝設法俯就，就很容易流為迎合大眾，媚悅大眾。迎合和媚悅，是不會於大眾有益的。——什麼謂之『有益』，非在本題範圍之內，這裏且不論。所以在現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會裏，仍然有種種難易不同的文藝，以應各種程度的讀者之需。不過應該多有為大眾設想的作家，竭力來作淺顯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愛看，以擠掉一些陳腐的勞什子。但那文字的程度，恐怕也只能到唱本那樣。因為現在是使大眾能鑑賞文藝的時代的準備，所以我想，只能如此。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眾化，只是空談。大多數人不識字，目下通行的白話文，也

非大家能懂的文章；言語又不統一，若用方言，許多字是寫不出的，即使用別字代出，也只爲一處地方人所懂，閱讀的範圍反而收小了。總之，多作或一程度的大衆化的文藝，也固然是現今的急務。若是大規模的設施，就必須，政治之力的幫助，一條腿是走不成路的，許多動聽的話，不過文人的聊以自慰罷了。」

一九三〇年討論的文藝大衆化問題的收穫也就是如此。

到了一九三一年，瞿秋白在當時一種叫做「文學」的小冊子上發表了一篇「大衆文藝現實問題」，內容就豐富得多了，不但問題整理的有條有理，而且提出了具體的辦法和方案。但可惜的是「文學」在當時流行得極不普遍（後來這篇文章收入一九四〇年震社校印的「街頭集」中），所以沒有引起廣泛討論，到一九三二年，瞿秋白又在文學月報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大衆文藝的問題」，接着周起應、何大白、止敬等紛紛在文學月報和北斗上發表文章，熱烈地討論起來。

這討論的結果歸納起來，大致有下列幾點：

首先，是更進一步地明確地指出了「大眾化」是當前革命運動中文藝部門的一個重要任務，應該作爲目前文藝運動的基本路線和創作方向而提出。目的是要提高大眾的文化水平（從識字到閱讀），通過革命的大眾化文藝，去協助政治上的組織大眾的工作。這就是瞿秋白當時所說的：

「普洛大眾文藝應當在思想意識上情緒上一般文化問題上，去武裝無產階級和勞動民衆：手工工人城市貧民和農民羣衆。」（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
以及他後來所說的：

「現在決不是簡單的籠統的文藝大眾化的問題，而是創造革命的大眾文藝的問題。這是要來一個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文藝復興運動，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學革命，『無產階級的五四』——這個固然有時是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可是在現在的階段上，這顯然還是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任務。問題是在這裏！

.....

總之，革命的大眾文藝問題，是在於發動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學革命。忽視這種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任務，——正是以前革命的文學界空談大眾文藝和文藝大眾化而沒有切實鬥爭的最大原因。」（大眾化文藝的問題）

怎樣「切實鬥爭」呢？當時也提出了幾個方案，那就是：（一）舉辦工人夜校。

（二）建立工人讀書會及（三）發動工農通訊運動。其中特別是工農通訊運動的發動，當時是更爲強調地提出的，瞿秋白說：

「要開始經過大眾文藝來實行廣大的反對青天白日主義的鬥爭，就必須立刻切實的實行工農通訊運動……工人和農民自己在這裏將要學習到運用自己的言語能力。而一般『文學青年』方能夠學習到大眾文藝所需要的知識，普洛文學將要在這種集體工作之中產生出自己的成熟作品」（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

周起應也說：

「工農通信員的活動是和重大的政治的任務相聯系的。這些任務不一定帶着文學的性質，但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創造力，經過工農通信這個練習時期之後，是